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五十五回 鳳凰山下謁騷壇 翡翠巢邊尋舊塚

話說琴仙出京之後，一路相思，涕零不已。□八站早路到了王家營，渡了黃河，在清江浦南河賃店住了。寫了江船，做了旗子，製了衙牌，耽擱了三日。道翁於漕河兩院都是相好，一概不驚動了，沒有往拜。道翁有個長隨叫劉喜，為人老實忠厚，四□多歲，跟隨了五六年，跟過江寧侯石翁太史，善於烹調，如今叫他伺候琴仙。這劉喜正是個老婆子一樣，饑則問食，寒則問衣，琴仙甚得其力。開船之後，三天到了揚州。道翁怕那些商人纏擾，要來求詩求畫，請吃酒，請聽曲，便不上岸。但要等過關，只得在關口等候。

是日一早想著平山堂，要帶琴仙去逛逛，便在船上吃早飯，叫劉喜去僱了一個小船，從小南門沿河繞西門而去。此日幸喜涼爽，天陰陰的沒有太陽。琴仙看那一灣綠水，萍葉參差，兩岸習習清風，吹得羅衫濕漾，甚是有趣。行了數里，見一個花園，圍牆半倒，樓屋全欹，古木鴉啼，繁陰蟬噪，正是：

朱樓青瑣聲歌地，蔓草荒榛瓦礫場。

道翁道：「這是小虹園。我當日在此與諸名士虹橋修禊，眼見琳宮梵宇，瑤草琪花，此刻成了這個模樣，令人可感。前面還有個大虹園，也差不多，略還好些。」琴仙道：「若論這個園，當年只怕也與怡園彷彿。」道翁道：「那本來不及怡園，若能兩園相並，再連到平山堂，就比得上怡園了。」過了一會，又見滿地的靈石，尚有堆得好好的幾座，其餘坍塌的，倒的倒，滾滿一地。又見幾處樓閣，有倒了一角的，有只剩幾根柱子豎著的，看了好不淒涼。過了一座石橋，上面題著虹橋兩字。那邊岸上，又有個花園，雖然略好些，尚未倒塌，但那些洞房曲檻，當年涂澤的想必是些青綠朱丹，如今都成了一樣顏色，是個白慘慘的死灰色。園中高處，也望得見樓上的窗子，□二扇的只有七八扇，還有脫了半邊，斜掛在上面。惟有樹木茂盛，密密層層的望不見天，那些鳴蟬嘶得聒耳可厭，倒過了好一會才過完。便又過了一座石橋，三面皆通，署名為蓮花橋，甚是完整。河面略寬了些，兩岸綠柳陰中露出幾處紅牆梵剎來，儼然圖畫。又見有幾處水帘飄漾，曲徑通幽。琴仙遊覽不盡。

忽見前面有兩個游船來，琴仙舉眼望時，只見有兩個人光了脊梁，都是蟠蟠大腹。那一個船坐著兩個婦人，濃妝豔飾，粉黛靈靈。琴仙忽見他義父低著頭看水，把扇子遮了臉，不知何意。琴仙又見那兩個婦人都眼澄澄望著他，一個還對他笑盈盈的。兩船緊挨他的船身過去，兩個婦人越看得認真，倒像要與他說話一般。琴仙不好意思，低了頭望著別處。船過去時，琴仙身上忽然打來一樣東西，吃了一驚，掉在船板上，看時是一方白絹，包著些果子。道翁一笑，拾起來解開，是些枇杷、楊梅、菱、藕、桃、梨之類。琴仙還不知從何處打來，問道翁這包從那裡掉下來的，道翁道：「是那船上拋過來與你的，這倒成了安仁擲果了。」琴仙方明白是兩個婦人送給他的，臉便紅起來。道翁道：「這也不必管他，他既送來，也是他的好意，擾了他便了。」自己倒先吃了一個枇杷，琴仙終不肯吃。道翁道：「方才這兩個人，是鹽商家的伙計，認得我，我怕他們見了回去講，又要來纏擾。幸他們沒有見著。」船到了一處，道翁同了琴仙上去逛了。琴仙見是個廟，進了山門，有個小小的園，也有闌干亭子，中間三間廳屋，寫著平湖草堂。逛了一逛，也沒有甚意思，便又下了船。

到了平山堂，景致就好了。山腳上就是青松夾道，清風灑灑，涼浸衣衿。一磴一磴的走到山門，進去瞻謁，寶殿巍峨，曲廊繚繞，一層高似一層。四處靈石層疊，花木繁重，瑤房珠戶，不計其數。不過也是舊舊的了，還不見得很荒涼。過了御書樓，才穿到平山堂上來，見了歐文忠公的親筆。見有個和尚出來，見了道翁，忙笑嘻嘻的上前施禮，問道：「屈老爺兒幾時到的？僧人眼也望穿了。」道翁一看見那和尚，有五□來歲，白白淨淨，高顴骨，頤下有寸三長的黑鬚，記得是個知客，忘了他的名氏，便也拱一拱手，道：「才到。現等過關，今日晚上就要開船。」那和尚道：「那裡有這樣要緊，自然盤桓幾天。」便骨碌碌兩眼在琴仙面上轉了幾轉，看琴仙穿著件白羅衫子，腳下一雙小白靴，便知道是他的少爺。便也兩手和南，琴仙也還了一揖。和尚連忙讓坐，問了道翁去向，即叫人拿出茶來，笑嘻嘻的對著琴仙道：「少爺是頭一回來，不曉得我們這裡有個第二泉，請嚐嚐這個第二泉。」又吩咐人，快將泉水泡那龍井茶來：「明日你們到鎮江，就嘗第一泉，也不能勝似這個。」道翁道：「那第一泉也實在費力，往往取了出來，也不見行得甚好。」和尚道：「你要把索子量准了尺寸，潮長時二丈四尺五寸，潮落時一丈六尺就夠了。放到了數，才把桶蓋扯起。

若沒有到泉出的地方，扯開了蓋子，江水灌滿了，泉不得進去。

所以往往取出來不見好，就是沒有量准尺寸。」道翁道：「是了，我只曉得金山腳下為第一泉，卻不曉得潮長潮落時的尺寸，故取出來仍是江水，倒辜負了這個第一泉了。」和尚道：「容易，明日我們擺過江去取來，吊桶是現成的。」道翁道：「也罷了，這第二泉嘗了也不輸似第一泉。」那和尚道：「屈老爺，我們想殺你了。你去年說，三月內就轉來的。四月裡包七太爺、魚三老爺在這裡賞芍藥，看罌粟，說起你來。說三月□五，鹽臺大人的壽旦，鹽務裡乾禮之外，還要做架屏。一時揚州城裡，竟選不出一個作家來。其實，翰林進士不少在這裡，他們說做得不好，只得江寧去找侯石翁老爺，送了□二色禮、六百銀子，又請王大老爺王蒙山寫了，又是三百兩。他們說，那時你老人家若來了，只消一桌酒，又快又好，連寫帶做不消兩天工夫，豈不省事。等你不來，教他們東找人西請人，好不為難。」

道翁笑道：「這些商家就多花幾個錢，也不要緊。」和尚對琴仙道：「少爺，那邊還有個花園，請去逛逛罷。」琴仙也想逛園，不敢說，看著道翁。道翁道：「也好，索性逛一逛。」和尚叫人開了門，引進了園。可惜是夏天，雖然今日沒有太陽，也是熱烘烘的，有那樹木叢雜，翳障了不透風。各處逛了一逛，和尚又指那口井，說就是第二泉。平山堂是江南勝地，凡各處過客到此，無不遊覽。那和尚眼中，男男女女也見過幾千萬了，卻沒有見過琴仙這樣美貌，倒也不是邪心，不過那一雙滑油油的眼睛，又生在個光頭之上，分外覺得不好些。只管參前錯後，挨來擠去，殷殷勤勤，借著指點景致，若遇見石徑難走地方，他便攙一把，扶一扶，琴仙的纖手倒被他握了好幾回。琴仙心上好不恨他，臉上已有了怒容，便對著道翁道：「回去罷，恐天要下雨。」和尚道：「不妨，就下雨難回，敝山房屋頗多，盡可下榻。」道翁也恐下雨，且聞隱隱的起雷，便也要回去了。

那和尚尚要挽留，道翁決意要走。琴仙見那開園門的幾個人，問他劉喜要錢，劉喜給了一百大錢，尚還嫌少。和尚喝退了，直送出山門。道翁與琴仙下了船，仍坐船而回。只見往來游船甚多，一去一來，也有大半天。回來船已過關，等道翁、琴仙上了大船，即打了三回鑼，抽了跳，開起船，趁著微風，到了瓜州，又要過關。這瓜州地方沒有什麼逛處，道翁也無相好，明日又耽擱了半天，過了關，一日半到了江寧，在龍江關泊下。

道翁憶著侯石翁，要在此與他盤桓幾日。一早帶了琴仙並劉喜，僱了個涼篷子，由護城河搖到了旱西門，進城僱了肩輿，到鳳凰山來訪侯石翁。這個侯石翁，是個陸地神仙，今年已七□四歲。二□歲點了翰林，到如今已成了二□三科的老前輩，朝內已沒有他的同年。此人從三□餘歲就致仕而歸，遨遊天下三□餘年。在鳳凰山造了個花園，極為精雅。生平無書不讀，喜作詩文，有千秋傳世之想，當時推為天下第一才子。但此翁年雖七□以外，而性尚風流，多情好色，粉白黛綠，姬妾滿堂。執經問字者，非但青年俊士，兼多紅粉佳人。石翁遊戲詼諧，無不備至。其平生著作，當以古文為最，而世人反重其詩名，凡得其一語褒獎，無不以為榮於華袞。蓋此翁論詩專主性靈，雖婦人孺子，偶有一二佳句，便極力揄揚，故時人皆稱之為詩佛，亦廣大法門之意。而好談格調者，亦以此輕之。

道翁與琴仙到了園，叫劉喜先將名帖送進。琴仙見這個園四面盡編槿竹為籬，種些雜樹。望著裡頭，疏疏落落，有幾處亭臺院宇，甚是清曠，卻無圍牆。不一會，劉喜同了一人出來，說請就將肩輿抬進。琴仙在轎窗裡看時，高高下下，彎彎曲曲，有長松夾

道，有修竹成林，有飛瀑如簾，有清泉作帶，有三兩樓臺接連，有□幾抱樹木交格，鶴羽螳螂於欄中，鹿鳴呦呦於柵內。到了一處，下了轎，走上前去。只見松石邊，迎出一位老翁來，飄飄然有凌雲之氣，不衫不履的，上前一把拉了道翁的手，把琴仙看了一看，也一把拉了他的手，拉進了三間書屋。道翁與他敘禮，命琴仙拜見。石翁問道：「這位郎君，與你是何瓜葛？」道翁道：「此是小兒。」石翁呵呵大笑，道：「儉腹人要充飽學，寒乞兒要裝富翁，再醜婦還想學新嫁娘。你是個禿尾猴，怎麼忽然有個小兒？難道這位玉郎是你口裡吐出來的？」道翁笑道：「胡說，這原是我過繼的螟蛉。」石翁又笑道：「原來是螟蛉。」便拉住琴仙，兩目注定，說道：「請起，請起。好個玉郎！何物老嫗，得此寧馨兒。難得，難得。」兩人敘了敘契闊，就高談起來。琴仙在旁，聽那侯石翁聲如洪鐘，炯炯兩隻三角眼睛，疏疏兩撇白鬚鬚，縱橫舌辯，口似懸河。聽得他將些疑難的經典來問道翁，說經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，史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，子書上什麼什麼怎樣解，《漢書》上什麼什麼怎樣解。卻見道翁一一的回答出來，石翁不住點頭。後來見道翁也問了他幾種書，石翁也答得明明白白。

兩人又對駁了一會，各自撫掌大笑。石翁即吩咐家人備出飯來，石翁是不飲酒的，拿出來陪道翁。琴仙不肯喝酒，道翁善飲，便一人自酌。石翁道：「我勸你也不必做官了，雖然得了別駕，究也難展驥足。你的相知也盡多，難道捨了這六品前程，竟沒有飯吃麼？」道翁歎道：「我並非老馬戀棧，但也有個難處。你曉得我數□年來非特依然故我，反成了個子身，還是立錐無地。我若有你這樣仙才濃福，自然也會安享了。正是命宮磨蠍，無可如何。」石翁道：「仗文章也盡可自豪，何必手板在身，浮沉宦海？依我殊可不必。或身依蓮幕，或遨遊名山，豈不自由自在！」道翁道：「你不見湯臨川與梅國楨的回書說：『少與諸公比肩事主，老而為客，所不能也。』僕少未立朝，老屈下位，豈能再作依人之想。況彩筆已還，枯腸難索，虛名有限，大敵恒多。養由基如一矢不中，毀者交集，我甚畏之。自今以後，將焚棄筆硯，善刀而藏，不作身後虛名之想，浮沉於半刺間，以終老是身足矣。」石翁也太息幾聲，又問道：「王質夫、劉敬之都好麼？」道翁道：「甚好！我見他們一班的後人，個個都是佳品。」石翁道：「都好麼？」道翁道：「第一是梅鐵庵的令郎名子玉，號庚香，竟是人中鸞鳳。今年若考宏詞，是必中的。」石翁笑道：「宏詞科也沒有什麼稀奇，熟讀《事類賦》三部就取得中宏詞。」道翁道：「這是你老先生沒有考上，所以題起你的牢騷來。」石翁道：「這也不然，我倒是公論。那梅鐵庵的令郎怎麼好呢？」道翁道：「第一相貌就好，溫然如玉，學問各樣全的。」石翁笑道：「相貌好了，自然心地靈慧，這是一定的。還有好的呢？」道翁把那幾個名士一一說了，石翁道：「今年點狀元的那個田君，他的父親也算我的門生，中了進士，就不在了。他的母舅張桐孫也與我相好。這徐公子自然不用講了，曉山相公可為善人裕後。」道翁將怡園諸人分題的對子念與，石翁也贊了幾聯，說道：「倒不料一班小孩子居然能這樣，真是英雄出少年，我輩老頭兒，倒要退避三舍了。」

道翁又將那篇序文念了，石翁贊了兩聲，道：「竟是一篇唐文，宋人四六無此謹嚴。但其中有兩句，還要斟酌斟酌。」道翁道：「就請教，那兩句呢？」石翁道：「琉璃研匣，翡翠筆牀，是用《玉臺序》。但他一濃一淡，相間成文，便入古格。他是『琉璃研匣，終日隨身；翡翠筆牀，無時離手。』此等句倒好。你換了置鴟眼之端溪，臥鼠鬚之湘管，此調便入時格。篇中雖有麗句，卻帶古豔。惟此二語稍時，不稱通篇也。只要點去鴟眼鼠鬚四字，就救轉來了。『琉璃研匣，常置端溪；翡翠筆牀，時安湘管。』便是六朝句法，老弟以為何如？」道翁道：「真一字之師，敢不拜服！」道翁又飲了幾杯酒，道：「老兄近來詩力益肆，正如潯陽九派，泛濫橫溢，弟傾心已久。但閣下之詩，無論遊戲之言，也入全稿，似乎不可。何不分為內集、外集？」石翁道：「遊戲之言，頗得天趣，《三百篇》不廢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，何以聖人當日刪《詩》，也不另編一集呢？」道翁道：「此是存本國土風，且寓懲創讀詩者之逸志。若以吾兄現身說法，似以逸志為正音，以遊戲為風雅，譬如群仙齊集於王母瑤池，而曲巷青樓之妖婢連袂而來，且得與彩鸞、雙成並坐其間，無目者以為同一麗姝，而識者則既灌而往，已不欲觀。且有妨於名教之作，尤宜割愛。兄如趙飛燕、卓文君風流太過，固不肯為小節所拘。但身後之名，權在人口，吾兄豈不自知。特以才華侷儻，厭作繩墨中生計耳。」石翁道：「敬佩良箴，自後必為留心，以贖前咎。」忽然看看琴仙，說道：「瓊枝太豔。」又笑道：「無逾我園，無折我樹檀。」琴仙聽了說他「瓊枝太豔」，便有些不悅。道翁望著園中道：「你這園真好清淨，正是合著『樹深時見鹿，溪午不聞鐘』兩句。」

石翁聽了，始不為異，忽然悟了，說道：「可惡！可惡！」道翁也笑。石翁道：「你送我副對子，要說得真切，不要那隔靴搔癢的話。」道翁念道：「天下詞人皆後輩。」石翁大笑道：「當不起，但馬齒加長也還說得去。」道翁笑道：「下聯倒難對呢。」又說道：「此地有個盧莫愁，借他對一對罷，『盧家少婦是鄉親。』」石翁狂笑起來，道：「這個不可。這一句倒可用作印章，作對子不好，再想副大方些的。」道翁道：「我又想了一副，但你要疑心的。」石翁道：「你且說來。就罵我，也只要罵得切當。」道翁道：「腹不負我，我不負腹；文如其人，人如其文。」石翁想了一想，道：「對子雖非是你的好心，但於我頗合。文章具在，也是共見共聞的，千秋位置，自有一定，就用這一副罷。」石翁見琴仙玉筍尖尖的，拿了把扇子，便要他的扇子看，順便拉他的手看了一看，贊道：「此子有文在手，是有夙慧的。」便將他的手，翻來翻去，迷離老眼，看了兩回，又將自己扇子遞與琴仙。琴仙見這扇上畫甚好，不忍釋手的看。石翁將琴仙的扇子看了一看，原來是道翁畫的梅妻鶴子圖，就拿手扇著。又談了一回，道翁要回船，石翁約他明日一早去遊玩諸名勝，道翁應了，同了琴仙，辭了石翁，仍舊坐了肩輿，由舊路出了旱西門，坐船而回。天已晚了，琴仙在路上始知換了扇子，心中甚悔，回船告知道翁，道翁道：

「明日我還去，與你換了來就是了。」過了一夜，明早石翁打發人來請道翁並琴仙，琴仙執意不去，道翁亦不強他。來人送上扇子，說昨日拿錯了，道翁接了過來，也沒有看，將昨日琴仙帶回的扇子與了他，即帶了一個家人，坐了來船，同了去了。

琴仙出來，取過自己扇子一看，見上面題了一首詩是：

誰詠枝高出手寒，雲郎捧研想應難。

羨他野外孤飛鶴，日傍瑤林偷眼看。

琴仙看了，有些疑心，恍記得有個雲郎捧研的故事。細細一想，心上惱起來，欲將這扇子撕了，忽又想：「等義父回來看看，這種人何必與他相好！」便氣忿忿的將扇子擱過一邊，自己倒在牀上發悶。忽又想起京中事來，更加淒楚，除了怡園一班名士之外，每見一個生人，必遭戲侮，甚為可恨，越想越氣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劉喜送早飯進來，琴仙也不肯吃。劉喜見他煩悶，便攬掇他去遊玩，說道：「大爺坐在船上也悶得慌，不如進城逛逛。最好逛的是莫愁湖、秦淮河、報恩寺、雨花臺、雞鳴埭、玄武湖、燕子磯。小的同大爺進城散散悶，老爺總要晚上才回。」

琴仙道：「我不高興。怪熱的天氣，也不能走路。」劉喜道：「若別處還要走幾步，若到莫愁湖、秦淮河、燕子磯，一直水路，坐了船去，不用走的。燕子磯我們前日走風，沒有靠船，可惜明日就過了，開船再逛罷。今日去逛逛秦淮河，兩邊珠圍翠繞，好不有趣呢。」琴仙道：「莫愁湖此去多遠？」劉喜道：「也不多路，就在水西門一帶。」琴仙心上想起怡園扶乩有「後日莫愁湖上望，蓮花香護女郎墳」之句，說他前生墳墓在此，心上便感觸起來，□分傷感，便對劉喜道：「我有個親戚的墳墓在莫愁湖，若去逛湖，我想去祭奠一番。」劉喜道：「這也不難，但是沒有預備祭菜。」琴仙道：「不用菜，只要一杯酒，一炷香，就夠了。」劉喜道：「那更容易了。」便去叫了涼篷子，裝了一個果盒，帶了香酒，交代了伙計們，小心看船，扶了琴仙，過了小船，雙槳如飛的去了。

琴仙見是昨日所過的那條河，也有□餘里，才到了莫愁湖。劉喜道：「我們且先逛逛，再去尋墳。」便引琴仙進了觀音庵。到了裡面，見兩進重門，四面皆通，鋪設精雅，滿壁圖書，盡是名人題詠，內中見有侯石翁的詩文，又見有江西學使梅士燮一副對子。琴仙見往來遊玩的，也有士人，也有商賈，也有鄉農，也有婦女們，擺著幾張茶桌子，欄外就是滿湖的荷花。和尚便泡了兩碗茶來，劉喜請琴仙坐了，他拿了茶碗又到一處去坐。琴仙見那些人走來走去，只管看他，有幾個村裡的婦人，瓦盆大的臉，鰻魚寬的腳，凸著肚子，一件夏布衫子漿得鐵硬，兩肩上架得空空的，口裡嚼著甜瓜，黃瞪瞪的眼珠，也看琴仙，當是戲臺上的張生跑下來，把個琴仙看得好不耐煩，便叫劉喜還了茶錢，一徑走出。

只見搖船的提了酒盒上前，劉喜問道：「這個墳地在什麼地方呢？」琴仙道：「我如何知道，要去找呢！」劉喜道：「是那一家？問了姓名方可去找。」琴仙一想，乩上並未判出姓名，便呆呆的想了一會，便說道：「我也不曉得姓什麼。」劉喜笑道：「怎麼親戚的姓都忘了？那只好罷了，從何處找起？」琴仙道：「實不瞞你說，我從前請仙，乩上判出來，說我前世的墳墓在這莫愁湖上，卻沒有判出姓氏來。」劉喜道：「這話渺茫得很，那知真與假呢？」琴仙道：「真得很，他各樣事都判出來。」劉喜不好駁他。

琴仙走到湖邊，只見一湖的荷花，紅的似楊玉環初酣御酒，白的似趙昭儀新浴蘭湯。中間有些採蓮船，也有幾個小女郎在船裡，還有些小孩子光著身在湖裡嬉水。琴仙暗暗的默禱道：「上仙，上仙！承你指示了我的前身，又沒有判出姓來，叫我身親其地，無從尋覓，殊為恨事。怎樣個靈驗出來，指點迷途。」

琴仙一面禱告間，望四面空地雖多，並無墳墓。忽見蓮花叢中蕩出個小艇來，有一穿紅衣垂髻女郎，年可四五十，長眉秀頰，皓齒明眸，妙容都麗，蕩將過來。琴仙諦視，以為天仙遊戲，塵寰中安得有此麗姝？自覺形神俱俗，肅然而立。見那女郎船上放了幾朵荷花，船頭上集著一群翠雀，啾啾唧唧，展翅刷翎，毫無畏人之態。琴仙心中甚異。只見那女郎雙目澄澄的望著琴仙，琴仙也望著他。不一刻攏到岸來，那一群翠雀便刷的一聲都飛向北去了，劉喜還拍一拍手趕他。劉喜問那女郎道：「湖那邊有什麼頑的地方沒有？」女郎道：「那邊是城牆，只有個杜仙女墓，看蘭苔花、翡翠雀最好頑的。方才那一群翠雀就是杜仙女墓上的，他懶得飛，搭我的船過來。」

琴仙聽了有個杜仙女墓，觸動了心事，即問道：「這個杜仙女是幾時人？」那女郎道：「我卻不知，只聽說有七八十年，也是個官家的女兒，死了葬在這裡的。」琴仙問道：「何以要稱他仙女呢？」那女郎道：「他看這個地方也數得清的人家，如何有尋樣華妍妙麗的女郎？見他常常的蕩個小船，在蓮花叢裡或隱或現的，人若去趕他，就不見了。後來見那邊有個小墳，墳周圍有許多斑竹，墳後一盤凌霄花，那蓋盤得有一間屋子大了。有無數的翠雀，在裡面作窠。又有許多蘭花，奇奇怪怪，一年開到頭。人若採了回去，就要生病。所以地方上人，見有些靈驗，便不敢作踐，倒時常去修葺修葺，也沒有牛羊去作踐他。到初一、月半，還有人過湖燒香呢。」琴仙道：「我也過湖看看，你肯渡我過去麼？」女郎道：「你就下船來。」琴仙即叫劉喜拿了酒盒並香，叫船家先回船去。

下了船，那女郎蕩動了槳，劉喜也拿了一枝槳幫著他蕩。

女郎問琴仙道：「你是那裡人？」琴仙道：「我本蘇州人，如今從京裡來。」女郎又問道：「如今要到那裡去？」琴仙道：「到江西去。」女郎問一句，琴仙答一句，已到了湖岸。女郎道：「我領你去罷。」琴仙道：「很好。」女郎拿了一張荷葉、一朵荷花，領了琴仙，穿過樹林。那城牆是因山為城的，走入斑竹叢中，見兩樹馬纓花開滿，還有幾棵紫薇、木槿，果然有個小小墳墓，幽香撲鼻，開滿了無數的蕙蘭。山腳下有一盤凌霄纏在石上，結了一個圓頂，綠蔭蔭如傘蓋一般。裡頭啾啾唧唧，翠鳥亂鳴，清風一吹，香入心骨。琴仙先倒傷心，及走到了這個地方，翻覺塵心滌盡，栩栩欲仙。若能結廬在此，便比什麼所在都好。捫苔剔蘚的將那墳壘看了許久，便叫劉喜從火簾內取了火，點了香，澆了酒，將那帶來幾樣果子也擺在墳前。

那女郎道：「我來幫你。」於是將荷花剝下一瓣，放在墳前，滿滿斟了一花瓣酒，將那些果子放在荷葉裡，叫劉喜將那盒子拿開，問琴仙道：「你為什麼不拜兩拜？」琴仙道：「我即是他，他即是我。」那女郎笑道：「這是怎麼講，好呆話。既有了你，就沒有他；既還有他，就沒有你。」琴仙聽這話有些靈機，便看著女郎，女郎也看著琴仙。琴仙道：「你不知道我，只知道他。」女郎道：「我倒沒見著他，倒見著你。無緣無故的祭他作甚？」琴仙道：「有個緣故，對你講，你也不明白。」那女郎道：「既不明白，也不消講了。」琴仙就坐在地下，那女郎也坐在一旁。琴仙頗為留戀，不肯就走，倒是那女郎催他道：「可以回去了。」琴仙只得起身，將那些果子送與那女郎，女郎笑道：「我不吃這些東西，既然你送我，我不受你的又不好，與你種在此處，等你將來再來看罷。」在頭上拔下根簪子，在墳前掘了幾個小坑，將那桃、李、蘋、梨四樣種了，其餘的還裝在他盒子裡，給劉喜帶回。琴仙看了，甚是詫異，女郎催促起身，遂下了船，渡過湖來。劉喜要給他的船錢，女郎笑道：「不要，不要，我不是撐渡船的。」琴仙見了，更是不解，只得作謝而別。那女郎嫣然一笑，仍蕩入蓮花叢裡去了。

琴仙留心望他，只見花光湖水，一片迷離，望不清楚，不知那女郎去處，只得惆悵回船。

天色尚早，劉喜又要去逛秦淮河，把船蕩進了水西關。到了秦淮河，果見兩邊畫樓繡幕，香氣氤氳。只見那樓上有好些妓女，或一人憑闌的，或兩三人倚肩的，或輕搖歌扇，露出那纖纖玉手的，或嚶嚶唧唧的輕啟朱唇講話的。有妍有俏，不是一樣。那些妓女見了琴仙這個美貌，便喚姐姐、呼妹妹的，大家出來俯著首看他，又把琴仙看得好不害羞，只得埋怨劉喜不該來。急要倒轉船身回去，那兩頭又來些游船，有些妓女們陪著些客，擠將攏來，個個擠眉擦眼的看他，琴仙真成了個看殺衛青。好不容易把船擠了過去，聽得前面窗子一響，又有一個老妓出來，見了琴仙，目不轉睛的看，又聽得他叫一聲：「張老保，你蕩到那裡住，何不同到我們這裡來？」張老保看著劉喜，把嘴往上扭扭。劉喜搖頭道：「回去罷，我們大爺不肯去的。」那老妓還在上面招呼，張老保搖搖手，一徑蕩了過去。出了水西關，好半天才到大船。天已黑了，上了船。

只見兩個家人慌慌張張的道：「大爺怎麼此刻才回？了不得了，老爺在山上跌了一交，暈了過去，救轉來，現在還哼聲不止呢。」琴仙聽了，唬得一身冷汗，連忙進艙來。不知屈道翁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